

論李白「橫江詞」之背後意涵 —— 淺析藝術手法與儒道美學

翁如慧

摘要

《橫江詞》一般讀者的印象大都只停留在山水風景圖，但實際上背後卻隱含了其內在意義；對照唐朝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天寶末年的某些歷史片段，進而了解詩中所以指涉的某些意涵和喻意。而根據三入長安考，更可以發現詩人作此詩的時間是在天寶末期；透過步步剖析《橫江詞》，可以清楚知道長安山水下所寓含的唐朝政局局勢以及詩人心境變化。

關鍵詞：李白 太白詩 橫江詞 藝術手法 儒道美學 長安三入

前言

韓愈曾經說過：「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李白的詩歌在詩壇上的地位與杜甫同列，並且帶給後代詩人的影響力更是源遠流長。王安石在評李白的詩曾說太白詩歌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具有自然清新之特質，「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是李白詩歌的特色之一，他的詩歌並不是單用某個面向角度去解析或以某一理論就能解說齊全、闡釋完整的。而在李白的詩作中，我們可以看見隱藏於詩意後詩人形象的化身，每一首詩都代表著詩人當下自身的情感投射。

李白描繪山水的作品很多，但對其作品的情感意涵也不盡相同；這六首橫江詞依據安旗的說法來看，應是李白在天寶十二年以後的作品。而楊慎的《李詩選》曾說：「太白橫江詞六首，章雖分，意如貫珠。俗本以第一首編入長短句，後五首編入七言絕，首尾衝決，疏失作者之意，如杜詩秋興八首之分為二處。余特正之，凡古人詩歌不可分，類似此。」由此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橫江詞雖然詩體不同，第一首為長短句，後五首為七言絕句，但以詩意整體情感的陳述來看，六首實是一組不可分割之情感體現。藉由這六首橫江詞，我們透過李白筆下不僅僅看見長江水勢之惡，也察覺在這組詩的背後，寄託著詩人內心失意的情緒和對當時政局的憂心。

橫江詞這組詩歌，一般賞析者大都通過藝術手法、民歌樂府的文學特色等部份來加以闡釋，抑或是在詩歌的表現形式上加以解說；對於這組詩歌的背後意涵較少碰觸，筆者通過時代背景、《橫江詞》的內在意涵以及藝術手法等來一步步加以論述這六首橫江詞。

一、《橫江詞》隱含的時代意識

所謂的時代意識是指在所處的時代中，所透露的歷史觀點；是指在置身於時代的洪流中，從關乎歷史發展的出發，而所擁有的時代歷史觀點和人文意識。而此《橫江詞》所富含的歷史意義，正是記下那時唐朝天寶末年的有利證據。

這組詩正好介於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叛變前夕，透過天寶十二年李白所做的這組《橫江詞》，正可以稍微窺伺唐朝實力由盛轉衰的現象；而在安祿山所引發的安史之亂後，唐朝江山繁榮景象已不復在，民生困苦、山河殘破不堪的景象所體現在詩人眼中的則是「奔亡道」此詩所描繪的。

根據安旗的〈李白三入長安別考〉¹與《李白研究》²可以推論出李白曾經三度入長安，而在他第三次入長安的時候，是天寶十二年春；而《橫江詞》是於天寶十二年秋³，李白南下宣州途中所寫下的⁶。此組詩歌不應只以一般的風景詩來評析，而是須配合李白當時所處的政治情勢，和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所構築出來的是一幅富含人生經歷之長江天險圖。

橫江⁴在《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四裡有記載：「橫江浦在縣東南二十六里。……對江南之採石，往來濟渡處。隨將韓擒虎平陳自采石濟，亦此處也。」可以發現表明了「橫江」即是「橫江浦」，但這說法並沒有確實的證據；根據李白詩歌的本文來看，「海潮南去過潯陽」以及「橫江西望阻西秦」等句，都可清楚地說明《橫江詞》寫的是長江的一段，而不是長江西岸的橫江浦⁵。應該說，根據詩歌內容所描寫的大都是水勢等江上之事，而非直寫橫江浦這塊地方的風土民情，所以《橫江詞》所描寫的應是「橫江浦外緣所處的這段長江，而非此地。」此段水勢風水之惡、海潮洶湧，恰好與太白心中徬徨、情感奔騰互相呼應；因此詩人藉由描寫大自然的風水，也順道將自己憂慮悲憤的心情帶出。

天寶十二年春，李白因為幽州之行而了解到幽州地區的真实景狀，預知到叛亂有發生的可能，國家也將面臨亡國的危機。但在當時誰也不敢對上稟報，因為玄宗相信安祿山，誠實稟報者更可能遭殺身之禍；詩人在無奈之餘只好南下宣州，而在途中來到了橫江此地。詩人此行經過這裡，當時的心情正好符合橫江之地的特性：風浪險惡、水面雲波迅速變化、雲霧不開等特徵，皆正好和李白此時愁雲慘霧的心情相似。從寫景帶出詩人之情，也透露出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李白的政治意識。

李白因小人讒言⁶而漸遠離政治的中心，在三入長安之前他對於玄宗還是抱

¹ 見《20世紀李白研究論文精選集》，中國李白研究會、馬鞍山李白研究所合編，西安太白文藝出版。

² 《李白研究》，安旗著，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1987年9月初版。

³ 參考安旗所著的《李白研究》的「《橫江詞》發微」，P174-184。

⁶ 《橫江詞》創作年代一直有很多版本，在中國李白網何慶善的「談《橫江詞》的寫作背景—兼與李協民同志商榷」此篇提及它的創作年代應是這兩種：一是黃錫圭《李太白編年詩集目錄》將此詩係於天寶十四年；二是上海復旦大學及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先後出版的《李白詩選》均依詩中“郎今欲渡緣何事”一句，認為“郎”是古時對年輕男子的稱呼，因此推定此詩為開元十四年李白初出蜀時所寫。

⁴ 根據《李白集校注》P515，瞿蛻園等校注，台北里仁書局出版，1981年3月。

⁵ 依據中國李白網李協民所發表的「關於橫江詞的兩個問題」所推論整理。

⁶ 在天寶元年時，李白被玄宗召入長安，受到玄宗的寵愛與禮遇，但在某一次喝醉酒後命高力士

有一絲企盼，但到了三入長安後，寫下的詩歌漸漸透入出他對朝廷的失望，在詩中更將玄宗暗比作楚懷王，把自己比喻為屈原。而這《橫江詞》既是在三入長安後、安使之亂爆發前所寫下的，詩人所看見的景象和憂慮更是不可言喻的，所以他只好在詩中將自我的憂慮和對國家的危機比喻為狂暴險惡的長江山水圖。透過解析，我們可以了解到安史之亂前夕的時代背景，和李白當時幽微的心情，將此山此水放大來看，可以強烈的體會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意義。

二、《橫江詞》的內在意涵

在探討此組詩的內在意涵之前，需先了解李白寫作的動機和詩人當人所處的環境。李白年少時即飽讀詩書、遊歷富廣，但回顧他求仕的境遇和過程，卻不太得意，使得他實現理想抱負的狀態無法實現。在第一次入長安時是為了仕途，而第二次進入長安則是為被唐玄宗徵召入京，兩次欲實現政治理想都失敗而歸；第二次歸返的原因則是被小人排擠，觸怒了楊貴妃和當時得勢的太監高力士，而被玄宗「賜金還鄉」。詩人當時的處境如此不堪，而內心的煎熬可想而知，寫者組詩正是安使之亂爆發之前，許多民生險惡、政局混亂的景象一一入詩人眼中，遂寫下了這組詩預警告朝廷（唐玄宗）。

《橫江詞》共有六首，此組詩串聯著同樣的情感與思緒，分割掉哪一首來論都會顯的整體感不足；我們可以先從外在的解析來逐步探究《橫江詞》的內在意涵。首先從第一首來看：

人道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⁷，白浪高於瓦官閣。

從這一整首詩的語言來看，沒有精細的雕琢，語言質樸無華，充滿了地方的色彩；例如「儂」這個字，是吳人所自稱為「我」的意思，李白不用「吾」而用「儂」這種口語性的字眼，相當具有民間的生活氣息。從前後來看，此詩語言對稱，用詞具有誇張性，富有民歌的特色；在一抑一揚這種自然流暢的語調中，流露出真摯輕快的情緒。由前兩句而帶出後兩句：「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

幫他脫靴，使得高力士對李白懷恨在心，並向貴妃讒言，楊貴妃後誤會李白而有所恨；此後，唐玄宗屢次想認命李白為有實權的官職都被阻止，漸漸地也對李白傲然不羈的性格冷淡，而李白因不能實現自我的理想報復，故只有辭職回鄉。此次是李白第二次上京，因得罪權貴而被小人讒言，後來二出長安的原因。

⁷ 《李白詩校注》在此詩後有注寫道：「此句兩宋本、繆本俱注句：一作猛風吹倒天門山。英華作猛風吹倒天門山。」

官閣。」點出了長江此段的平日風浪之景，大風一連三天的吹著，狂風大的好似就能把山吹倒；如此形容也還說不出風勢的誇張，所以又帶出最末句，如此強烈的風勢將浪捲起，捲起之強浪也能高過二十五丈的瓦官閣⁸。

若從詩的內在意涵來解析，我們可以把「橫江」替換成「安祿山」，若依此比喻，映著歷史背景，順著情理也可以解釋的通了；替換過來句子是：「人道安祿山好，儂道安祿山惡。」若玄宗給予安祿山權力，是因小人讒言而不相信局勢已經如此險惡，更導致知道事實者卻不敢進言。那麼我們可以了解安祿山的好是因被讒言所掩蓋的不實，也暗指政局被雲霧壟罩，久久不散的局勢；所以李白以自己之口點出了這個事實，別人口中所謂的好，事實上卻是惡。後兩句「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這風水之險惡，正似安祿山之勢一樣，氣焰之高可能會掩蓋過位處長安的玄宗。

經過第一首詩描寫橫江之水的整體情形，第二首詩透過「詩人站在江頭上望」來進一步的指出：洶湧的江水正如朝廷此時的局勢一樣，暗潮洶湧。

海朝南去過尋陽⁹，牛渚¹⁰由來險馬當¹¹。橫江欲渡風波惡，一水牽愁萬里長。

前兩句描寫波濤之壯烈，洶湧澎湃的海潮南向流去，而牛渚附近的水流湍急，更比馬當山還要險惡。後兩句依著詩句的脈絡，帶出了橫江之水一處比一處還要險峻，風波之險也透出自己未來命運的隱憂，牽引出李白的愁緒正如江水一般的萬里悠長。

站在江頭上望著急流之水勢，使詩人的心裡興起了萬般思緒，心中的煩悶之情透露出他對現實理想的失意與對朝廷未來局勢的憂慮。牛渚水勢之險和往來多覆溺的馬當山相比，更是要危險的多；正如詩人目前的處境一樣，所遭遇到的困難一次比一次要更艱難，而心中的憂悶更是不能排解，不停流息的江水正如自己的愁緒，只能不停的將悲哀化作詩句來一解煩惱痛苦的折磨。

⁸ 瓦官閣乃是健康的瓦官寺，梁朝所建，高二十五丈。

⁹ 尋陽：即潯陽，今江西九江縣。

¹⁰ 牛渚：山名，在今安徽當塗縣西北。

¹¹ 馬當：山名，在今江西彭澤縣東北。根據元和郡縣志：馬當山在江州彭澤縣東北一百里，橫入大江，甚為險絕，往來多覆溺之懼。

橫江西望阻西秦，漢水¹²東連揚子津¹³。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風愁殺峭帆人。

站在江邊西望，只見千山惡水阻隔了他遠眺西秦的視線。西秦是唐代首都長安的所在地，詩人站在江邊眺望玄宗所處的長安，卻看不見長安在哪裡，心中的鬱悶多於煩憂；詩人從長安離開，帶著失意的心情想著自己已不能再回去玄宗的身邊了。這個「阻」不僅代表著山川艱難，也暗指著李白的仕途崎嶇。白浪打的如山高，狂風之暴讓船伏也不免愁苦起來。這暴風狂浪也正呼應李白的心情，暗喻再入長安之望微乎其微。

以上第二、三首是站在江的上游眺望，思緒感慨萬千；而第四、五首則是眺望下游，詩句聯想紛飛，正符合李白浪漫又狂的特質。

海神¹⁴東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此¹⁵？濤似連山噴雪來。

橫江館¹⁶前津吏¹⁷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第四首前兩句的描寫很生動，因為海神東過，所以白浪被海神帶來的風勢掀起，掀起之浪把原本完好的天門山石壁給劈開來。而且這裡所寫的「海神」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裡所指的海神是由蛟所化，所以是惡神，其所刮起的風也是惡風，此海神暗指「安祿山」，「天門」指的即是天朝的大門，順著詩意而下，即是說：安祿山所帶來的險惡，會使唐朝原本平靜無波的局勢興起一場戰亂。「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浙江是錢塘江的別稱，在八月錢塘江潮是漲最高的時期，波濤就好像山上積了大量的厚雪，因重壓而如水般的噴出來，比喻江水急險，波濤之大。安祿山之惡正似漲朝的錢塘江，正急切的想要覆蓋住朝廷，掌握權勢。第五首藉由自然氣候來寫當時的政治情況，津吏對於當時的氣候有所經驗，所以判斷出在如此險惡的風浪下是不可出海的。「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

¹² 源出險西南部，在武漢市入長江。

¹³ 古時長江著名古渡口，在今江蘇揚州市西南。

¹⁴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孟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發為形。…而有此惡神，當除去…』」

¹⁵ 引用秦始皇的故事，以秦始皇的末日暗喻唐玄宗的末日。

¹⁶ 唐朝的橫江館在今安徽當塗縣北采石鎮。

¹⁷ 根據《唐書百官志》：「津吏掌舟梁之事。」

東指海雲生。」掌管渡口的小吏向詩人說明了有更大的風波將要來襲，這時候應避免船行；「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點出詩人急於渡江，所以在津吏還未開口說明之前，早已表明來歷，比喻詩人因為在幽州所看到的真實之景，急於向朝廷吐入事實。在藝術上運用了民歌的口語入詩，語言明白流暢。

最後一首寫當時的政治情勢，更進一步寫詩人心中對政局的不詳預感。原文如下：

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川迴。驚波一起三山¹⁸動，公無渡河歸去來。

「月暈天風霧不開」表面上是寫橫江渡口的景象，濃厚的濁霧佈滿在月亮的周圍，使月亮像潑墨般的在天空暈染開來，天色慘淡；實是寫當時天寶末年的唐朝。「海鯨東蹙百川迴」表面寫江流的波濤洶湧，就好像海底裡有大鯨魚在翻騰，使得江水倒流；這裡的「海鯨」即是第四首裡的「海神」皆是暗指「安祿山」，「蹙」之意是驚懼不安貌。前兩句現實中的意涵是說朝廷的政治氣候現在就像是被雲霧遮蔽的天空，我們也可以推測出月亮代表的就是「唐玄宗」；而海鯨東蹙百川迴則暗喻即將會爆發叛亂的可能，詩人為此亂相所苦。因為地底海鯨的翻騰，使得海中的三神山也不得安寧，此三神山實指「朝廷」；「公」暗比詩人自己，而「公無渡河」之原因正是呼應前面的「郎今欲渡緣何事」。因此惡勢無法挽回，所以詩人只好無奈歸去，在這也說明了李白為何自長安離來當小老百姓的原因。

《橫江詞》從一開始描寫整體局勢，到最後點出李白歸隱的原因；這六首詩歌結合在一起的詩意飽滿，富含象徵性。這整組詩歌，是李白對社會、國家的反抗之音，雖然安史之亂最後還是爆發了，但詩人卻為此時代的政治及社會環境記下了一個深刻的歷史紀錄。從這六組詩來看，詩人絲毫沒有因政治毀敗而有歸去之意，詩中處處透露著李白心中不能阻止局勢的無奈和想上京諫言的慾望。

三、淺析《橫江詞》中所使用的藝術手法

從上述來看，我們可以知道李白利用了大量的隱喻來說明當時政局的變化，說明了小人得勢，君子失寵的無奈不滿；詩人表面雖寫長江風水，實寫當時的政

¹⁸ 三山：在南京市西南長江東岸，因三峰併峙得名。又另一個說法：四曰海神，五曰海雲，六曰海鯨，故此三山直指海之三神山，而三神山又指朝廷。

治情勢，而詩歌中所使用的藝術手法更使詩歌裡的隱含意義再深度化。所以筆者從藝術手法來淺論，嘗試再進一步剖析《橫江詞》。

李白藉著《橫江詞》來寫山水等大自然景物，實際上卻在寫自己與自身的情感思緒；詩中有畫，畫中有人。而所謂藝術會使人感動的原因，是因主體與客體的情感相通，讀者從作者的作品裡感受到想同的觸動思緒，擁有共通的情感鳴動。也就是說，真正的藝術，是要在描繪客觀世界中體現作者的主體意識；使人在讀作品時，達到一種共感的交互作用，使主體心靈與客觀世界的景物合一，不僅讀者與外物有所感通，即便是與作者情感上也有所感通。¹⁹我將分成二個部份來淺談李白詩所用的藝術手法：

(一) 即景比興，託物言志。

對比興的闡釋，朱熹在《楚辭集註》有扼要之說明：「比則取物為比，興則托物興詞。」對照著李白《橫江詞》裡的詩句，如：「橫江欲渡風波惡，一水牽愁萬里長。」以流水比喻愁緒，以物來言情；又如「海神東過惡風迴」這句，風原本是沒有好壞之分，但李白卻將自我的情緒加於風之形容上，成了「惡風」。託物言志，是作者由外物來闡發個人心志的一種藝術手法，又稱感物抒懷；託物言志的詩，又稱為寫物詩。李白藉著詩中的景象、外物來表達自己心胸之情志，如：「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川迴。」和「橫江欲渡風波惡，一水牽愁萬里長。」等句皆是。

(二) 運用誇飾，虛實結合。

李白的詩句中常使用誇張奇特的想像，也運用許多神話、古代的典故；所謂的「實」是只指現實中可以觸摸到、聽到、看到的真實，而「虛」則指詩詞中所表現出來的虛幻，譬如《橫江詞》第四首：「海神東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由海神寫到海底的天門山，再寫到現實中的浙江，這一連串的現實與虛幻相結合，使詩的畫面有如天馬行空般地馳騁想像。又李白的詩總隱含著一股豪放氣勢，胸中之情有如洪流般的噴洩而出，使得他詩中所用的誇張手法如此之多；誇張的用法有幾種：時間誇飾、空間誇飾、反向誇飾等，而「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是屬於空間範疇的誇張，將強風形容的更為強壯。

文學作品的藝術手法指的是：作家運用語言來塑造藝術形象所採取的各種表

¹⁹ 此段參考安旗所著的《李白研究》，P180。

現手段，李白通過藝術手法來表現自我的獨特風格。而藝術手法使用的當更會使作品的意象豐富化，意義也更深度化。

四、淺論《橫江詞》中的儒道美學成份

我們可以知道李白的思想受到各種不同的宗教、哲學、儒道等各家理論的影響，可以說是十分的複雜，但在其複雜的思想裡，卻又有其統一性的存在；這個統一性即是他對自己理想抱負的期許、雄心壯志。我們可以在《橫江詞》中發現李白地精神及思想如何，李白的儒道應用，表現在他的入世與出世上；並不是李白的思想儒道各占一半，也不是入世與出世精神成分各占一半，應該說兩種思想以及精神，都隨著政局局勢和處事的運用上轉。正如安旗在《李白研究》裡寫到：「總的來說，開元時期李白的出世思想較淡，天寶時期較濃，天寶末期最濃。每一次從政治動之始，他意氣昂揚，精神煥發，出世思想就消失的無影無蹤。隨著情況的轉折，出世思想又來到他的心裡，隨著情況的轉折，出世思想又來到他的心裡。失敗成為定局，沉重的打擊降到他的頭上，出世思想就似乎充塞他整個心靈。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常常說著隱居出世之類的話，卻又不甘於隱居出世。」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李白的思想常呈矛盾狀態，但是卻到在矛盾中不偏至荒唐而有統一性。筆者將試從《橫江詞》來淺談其中的儒道思想以及關於儒道美學的部份。

根據李澤厚在《美學四講》裡有提及美學的定義：「所謂美學，大部分一直是美的哲學、審美心理學和藝術社會學三者的某種形式的結合。」以及「美學—是以美感經驗為中心，研究美和藝術的學科。」而李澤厚也曾經提及：「如果說儒家學說的『美』是人道的東西，道家以莊子為代表的『美』是自然的話，……。」²⁰我們從這些話裡可以初步的了解美學的概要。若以曾昭旭先生在《充實與虛靈—中國美學初論》裡的說法，中國美學是以人為本、以文為末的，所謂的儒道兩家其實是互通有無，甚至在最高精神是通暢一體的；兩者皆強調人因為生命的自然流露而使得我們有了道德內涵、德性之存在，順著那自然而去體會生命中每一個美感的瞬間，也就是所謂的「即用見體」。

而我們從《橫江詞》來看，首先從一開始即表現了濃厚的儒家精神，第一首寫出了李白對於長江的總體觀感，也帶出了他對於看見幽州真實景象後，所預知

²⁰ 參考《關於中國美學史的幾個問題》一文，1981年。

到的未來；接連著其他五首看下來，我們可以發現李白對於世事的忿恨不平，以及對自身滿懷壯志卻無處可發的失望，皆在詩中顯露無疑。一直到第五首詩中都還暗喻著詩人有著入世的期待，對於政局那股不平的儒家情懷；但在第六首卻突然轉折而下，詩末卻以「驚波一起三山動，公無渡河歸去來」來結尾，將儒家的入世轉為含有道家放下的出世了。雖說以這樣來分儒道兩家精神，但其實在中國美學上，儒道兩家是不分的。順著詩意而來，我們可以知道李白的生命最終回歸到了通暢的境界，所以後人才說李白的生命有所謂「曠達」之情趣。也就是說，在《橫江詞》所表現的境界裡，我們可以發現李白他很自然的流露出自身的本體情趣，他的內在生命精神與萬物〈所描寫之物〉達到了同體合一的境界；而作品之所以有藝術價值，也就是因為讀者從詩人的作品中體會到了「物我交融」的同體感，也就是「道德性的觸動」²¹。《橫江詞》在詩中讓讀者看到了兩層不同的意義角，而我們從這情景交融的長江山水圖中，看見了李白自然流露出的生命精神。

五、結語

《橫江詞》的寫作背景應是因為李白在天寶之時，幽州之行後、宣州之行前所寫下的一組詩，而李白當時的心情在經歷幽州之行後，其實是因為戰亂將發生而感到嚴重性和急迫性，而在期間的反覆心情則是：欲上京獻策開展長才，但因獻策被拒所以落魄失意。《橫江詞》的懷傷之情，對叛變在睫的憂慮和不能為朝廷奉獻一己之力的失望，這種種的情緒和背後的意函，皆和山水景物融會在一個畫面裡，在這畫面的背後，隱藏著詩人一生仕途的坎坷，也描繪出詩人對安史之亂前的一個記載與隱憂。

透過藝術手法的淺析，我們也可以清楚知道《橫江詞》裡的虛實部份，以及更深入的了解詩背後的內在意涵。李白的思想有其矛盾性，也因受很多哲學等思想地影響，所以作品呈現出多元的藝術色彩。李白再寫了這組詩後，就南下宣州隱居，一直直到安史之亂爆發之時。李白的詩風大都有清新之意，這六首詩也一樣，在李白所有的一千多首詩作裡，或許《橫江詞》只是一個小小的作品，但其內在意涵卻帶給我們深刻的印象，有其歷史意識和詩人仕途的心路歷程；透過這一組詩歌來放大看李白的作品，我們皆可知道詩人筆下的每一個詩作，都是豐富多彩，喻意無窮的。

²¹ 參考《充實與虛靈—中國美學初論》一書，曾昭旭著。

參考書目

1. 《李白集校注》，瞿蛻園等校注，台北里仁書局出版，1981年3月24日。
2. 《中國文學總賞析·唐詩賞析④》，唐詩新賞編輯部等編，台北地球出版社，1985年。
3. 《李白論文研究精選集》，馬鞍山李白研究所·中國李白研究會合編，太白文藝出版社，2000年。
4. 《李白研究》，安旗著，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1987年9月初版。
5. 《李白詩歌精選》，韓盼山選注，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1996年1月初版。
6. 《李白詩選》，劉逸生主編，馬里千選注，遠流出版公司，1988年7月1日初版。
7. 《李白詩歌賞析集》，裴斐主編，西蜀集社出版，1988年2月初版。
8. 《充實與虛靈—中國美學初論》，曾昭旭著，台北漢光出版社出版，1993年出版。
9. 《美學四講》，《美學三書》，李澤厚著，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10. 《李白評傳》，劉維崇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72年12月二版。

參考資料

1. 〈談《橫江詞》的寫作背景——兼與李協民同志商榷〉，何慶善著，中國李白網，2006年8月3號。
2. 〈關於《橫江詞》的兩個問題〉，李協民著，中國李白網，2006年8月3號。